

蕭前文集

李瑞珣題

萧前文集

李瑞琰题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萧前文集/萧前著.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ISBN 7-300-04886-2/B·336

I. 萧…

II. 萧…

III. 萧前-文集

IV. B2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26977 号

萧前文集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239 (出版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三河新世纪印刷厂

开 本 1000×1400 毫米 1/32

版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印 张 22.625 插页 5

印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650 000

定 价 5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序

韩树英

摆在面前的这部书，是我的老友萧前教授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与研究半个多世纪以来著述与思想的精华。为适应我国革命和建设发展的需要，半个多世纪以来，他在传播、宣传、捍卫、探索、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许多重要成就。作为人师，他的弟子桃李满天下，一代又一代在意识形态战线上建功立业；作为学者，他的著作闪耀着持久的理论光芒，广泛地影响着我国哲学界。



而这部集中了其精华的著作，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和代表了承前启后的新中国最早成长起来的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探索和反思的努力，也从一个侧面展示了改革开放前后我国摆脱僵化体制束缚、实现思想解放的历程。它大体上记录了半个世纪中萧前同志学者生涯的闪光足迹。

我和萧前同志是几十年的老朋友。20世纪50年代初，他在人民大学任教，我从实际工作岗位转到中央党校学习、工作。我们一起参加了艾思奇同志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一书的撰写和定稿工作。“文化大革命”后，我们俩又和王哲民同志等一起完成了这部书的修订再版工作。多年来共同的理论志趣让我们成为事业上的亲密战友。在同龄人中，萧前同志是为数不多的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与研究领域执著追求并一直走到今天的学者，而这在某些方面也得益于他少年时代就显露出来的理论兴趣和某种哲学悟性。记得他曾讲过，在四川国立二中上学时，因喜欢读艾思奇的《大众哲学》、邹韬奋的《读书偶译》等书，被同学们赠以“牛克思”的雅号。而后来他早年的同窗好友又提到，在南开中学上高三的时候，他的一篇以“性善性恶”为题的作文，以其生动的哲理性分析而深得老师赞赏。

其实，我们这一代理论工作者的成长，从根本上说，是与新中国的社会发展和时代需要息息相关的。新中国建立初期，需要以新的科学世界观教育和武装广大群众和干部来从事新社会的建设。但当时我国的学校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与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很多情况下不得不使用苏联教材，创建适合中国国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体系成了当务之急。萧前同志50年代就开始参加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

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的撰写工作，该书不仅供高等学校使用，而且也供干部教育使用，是我国第一部通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材。80年代初，他担任了国家教委组织编写的教材《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第一主编。到90年代初，他又主持了国家教委“七五”规划重点课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编写，对整个传统教学体系进行改革。半个多世纪以来，他和黄楠森等许多同志一起，为创立中国高等学校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学体系殚精竭虑，耗费了大量心血。

创建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体系面临的另一个重大课题，是如何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发展的实践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前面提到的几本教材的编写都尽力贯彻了这个原则。当然，这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的任务，而是要不断地从哲学的高度概括我国建设和改革实践的经验，使哲学的思考随实践的发展而发展，随时代的前进而前进，用不断丰富和发展着的哲学思想进一步指导实践的发展。因此，萧前同志一贯致力于科研工作，并不断取得新的成果。萧前同志响应毛泽东同志“把哲学从哲学家的书斋里解放出来”的号召，60年代初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把哲学变成群众手中的锐利武器》一文，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赞赏，周总理还特地将此文向应届毕业的大学生作了推荐。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浩劫的磨难之后，萧前同志开始从实践的角度反思社会主义建设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改革开放前后，他先后对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和“三个有利于”标准做了深入探讨，成为我国较早对生产力标准做了系统研究的学者。他旗帜鲜明地批判了各种怀疑和否定生产力理论的观点，强调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状况，

在承认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反作用的基础上坚持生产力的最终决定意义。在此基础上，他提出实践标准是根本的标准，生产力标准和“三个有利于”标准是实践标准的具体化和深化，三者在本上是统一的，而最终的落脚点是如何最大限度地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萧前同志的这些理论研究，为破除离开生产力抽象谈论社会主义的历史唯心主义观点，对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做出了积极贡献。

中国建设和改革的五十多年，也是马克思主义经历各种考验，在与形形色色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斗争中不断发展和创新的五十多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这些思想，在现在看来似乎是最简单不过的道理。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却是以惨痛的历史教训为代价才被人们重新认识到的，而在那个时候能认识到并敢于站出来坚持这个真理的人并不多。在20世纪50年代末，萧前同志就从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的关系的角度对“大跃进”所犯错误做了深刻的哲学反思。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又针对理论界出现的思想混乱局面，对“马克思主义过时论”进行了有力反击。无论是“左”的思想泛起，还是右的思潮泛滥，他都始终坚持理论研究的正确方向，坚定不移地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与这些错误思想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

萧前同志认为，受苏联传统教科书的影响，长期以来我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一种条块分割的教条式理解，相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应用也成为贴标签式的“对号入座”，马克思的个别论断被当作万古不变的教条。教条主义不仅给我国革命和建设实践带来极大危害，而且严重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萧前同志根据自己多年的系统深

入研究，在1963年就提出实践唯物主义的概念，在这前后国外的一些哲学家也从不同角度提出了这个概念。80年代初，他又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唯物主义”。他反复强调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一个重要观点：“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他认为，科学的实践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石，是马克思新世界观的基础，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活的灵魂。实践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它是立足于科学实践观基础上的唯物论与辩证法、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与历史观的有机结合。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性和开放性的基础，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生生不息的源泉。他的这些观点和提法，一时引起了广泛关注和来自各种角度的不同观点的争鸣。在争鸣中推动哲学前进，这本身就是好事，是合理的，而实践唯物主义的研究对于深化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确是有着重大意义的。

我们已经进入一个新世纪。中国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艰难探索，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事业已经取得震撼世界的伟大成就，全世界都在瞩目这个开始重新展现出东方古老国度魅力的朝气蓬勃的国家。但我们不能忘记刚刚翻过去的那页历史，不能忘记新中国前进过程中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不能忘记我们摆脱僵化体制和错误思想束缚的艰难历程，不能忘记贯穿其中的两种对立的哲学观念的斗争。新中国短短几十年的发展史，同时也是一部思想解放史，是科学的和反科学的两种世界观、方法论斗争的历史，是一部马克思主义

与中国建设实践相结合，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而这本书，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这段历史在哲学思想上的一个再现和缩影，对我们从哲学上反思和深入总结这段历史，是弥足珍贵的。当然，时代在不断发展，我们的认识也是不断深化和提高了。今天再来回头看这些文章时，可以看到里面的一些论述难免带有那个时代的痕迹，某些观点也还可以商榷。但透过字里行间，我们更多感受到的是萧前同志实事求是、开拓创新的学者风范，是他鞠躬尽瘁、胸怀社稷的强烈的爱国意识，以及他执著率真、乐观通达的人生境界。

人生八十年，弹指一挥间。这部文集的面世，正当新世纪之初中国大力繁荣哲学社会科学之时，又适逢萧前同志这位积累有众多功绩的中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八十华诞到来之际。三喜临门，不亦乐乎！尤其听闻老友身体日渐康复，精神矍铄，甚为高兴，期望他谱写出新的哲学的晚春之曲。欣喜之余，只有遵嘱提笔涂鸦，表达我对老友诚挚的祝福并以此代序。

2004年4月23日于中央党校

学问并举 学用统一

(代自序)

我小时喜欢读书，凡事总要问个为什么。中学期间读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为书中的许多思想观点所吸引，萌发了研究哲学、将来做个哲学家的愿望。我在大学学的是物理学，可一直没有放弃对哲学的兴趣。大学毕业后几经周折，我和一些同学终于来到了解放区，进入了新组建的华北大学。大概也是缘分吧，领导不仅分配我在哲学研究所工作，而且担任艾思奇的学术和行政助手，正式从事哲学研究。



解放后，华北大学搬到了北京，成立了中国人民大学，除了“文化大革命”中人大被迫解散的那几年，我始终都没有离开过人大，始终都没有离开过哲学。哲学是我的职业，更是我的事业。如果说我的生命是一滴水，那么哲学就是我的生命之水在其中流淌的河流，我的生命就是在哲学的河流中度过的。这些年我身体不好，生活都难以自理，但在我的头脑中回旋萦绕的、令我兴奋或使我苦恼的，还是一些哲学问题。

我时常感叹古人造字时的精心和智慧，一些词安排得那么精到、那么贴切、那么传神。“学问”一词就是一个例子。研究理论被叫做做学问，又学又问，学在问中学，问在学中问，学促发了问，问深化了学。孔夫子进太庙，每事问，从而成了古代的大学问家。哲学被称为是关于世界观的学问，学的问的都是一些关于宇宙人生的大问题，这个“大”，不单是范围广度上的大，更是深度程度上的深。时下不少文章都讲“终极关怀”，这终极关怀就是一些终极性的疑问，是对一些带有终极性的问题的关注和索解。当然，这终极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一代人有一代人所达到的终极。宇宙人生本是没有终极没有底的，而人们总要“穷根究底”，总希望“穷根究底”，正是这种希望和努力，才推动着人类认识不断进步、不断深入。

哲学思维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批判性，这个批判性，也就是要有怀疑有追问，不满足于现成的结论，对具体的结论和判断怀有一种不敢贸然取信的态度，总要提出一定的疑问，而且是要追着问，一层一层撕开了问。马克思就很崇尚这种怀疑的精神、批判的精神。我们今天讲解放思想，解放思想就包含着怀疑和追问，也依赖怀疑和追问。我这里强调追

问、追着问，重点是一个“追”字。我们对于许多理论、许多观念如果感到不理解，没弄清楚，自然会提出疑问，但往往缺乏的是“追着问”，穷根追底的问。满足于一知半解和比较肤浅的理解，或是碍于面子不好深问，这是一种很不好的学风。当然，敢问是一回事，能问会问是另一回事，它是与一定的学养相关联的。学养不够，相关的东西知道得不多，了解得不透，往往是提不出高质量的问题的。

自己敢于怀疑和追问，是增长学识的一个重要方面。另一方面，还要欢迎别人对自己持有的观点和理论怀疑和追问，能虚心地接受别人对自己观点的批评或批判。以我的阅历经验，我感到这后一方面与前一方面同等重要，特别是对一些有些成就的人来说甚至更为重要。有一些人自己确实敢于怀疑和追问，又勤于学习，在理论上做出了一定的成就，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见解。但一旦感到自己有些“地位”和“分量”了，就不大容得了别人对自己的怀疑和追问，不能虚心接受别人对自己的批评或批判。不是把别人的追问和批评当作自己反省理论完善理论的契机，而是看作对自己的轻视和挑战，陷入了固步自封的境地。我们在理论上的一些争论之所以后来演化成为意气之争，就是与这种心态有关的。

我们做教师的，除了研究还有教学，要与学生讨论许多学术上的问题。古人讲教学相长，“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这确实是不移的至理。教之所以能知困，是因为学生提出了一些有难度有深度的问题，促使自己去学习和研究，然后能自强，有提高有进步。我历来提倡和鼓励学生要有敢于怀疑和追问的一心向学的态度，也历来告诫学生，不管以后有了多大的成就、有了多高的地位，都要防止容不得别人怀疑和追

问、不愿接受别人批评的倾向。我觉得这既是一个学风的问题，也是一个做人的境界问题。

与学风相关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看待理论和实践、学和用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最重视实践的，马克思就把自己哲学的使命定位为改造世界，为无产阶级改造世界的实践服务。过去我们对这一点的理解有偏误，把为实践服务简单地理解为为政治服务、为注解现行政策服务，使哲学成为政治的婢女，结果使哲学和政治都受到了伤害。但我们也不能否认，理论脱离实际，学不管用，也一直是哲学理论界的一个痼疾。脱离实际的理论，必然是空洞的理论，是不管用的理论。理论不管用，实践中想借用理论却用不上，于是，一面是理论脱离实际，另一面则是实际脱离理论，在如何理解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我们吃的亏实在是太大了。毛泽东说，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邓小平也深刻地指出，学习马克思主义要精，要管用。他们的意思是一致的。新时期二十多年来，我们的哲学理论研究有了很大的发展，这是很可喜的事情，但也不能说就没有缺点了。依我看，哲学理论研究在繁荣发展的同时，脱离中国和世界的实际，搞所谓纯学问真学问的倾向也有一定的滋长，这是应引起注意的。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如何达到精通和应用，如何体现邓小平要求的“要精、要管用”，仍然是我们今天要倾力解决的一个大问题。

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是马克思主义的学风。坚持这个原则和学风，根本途径是要寻找、抓住我们实践和生活中面临的主要问题，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这样的理论才可能是“管用”的理论。毛泽东对此有一

个形象的比喻，叫“有的放矢”。矢就是箭，你的箭是不是好箭，你的射术到底如何，就看你能否“中的”。我们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很多，而最主要最重要的还是发展生产力，实现现代化，在这个基础上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增强国家的综合国力。我们的理论研究，应该紧紧围绕这个“的”、这个中心去做文章。我这些年来的一项重要工作，我写的一系列文章，都是围绕这个中心，从多方面说明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性的。这些年来我带的博士生，在选题时我都要求他们要从现实实践出发，抓住生活和实践中的重大问题去研究。

我是受《大众哲学》的启发而萌生研究哲学、做一个哲学工作者的信念的，《大众哲学》的那种生动活泼、深入浅出的文风也影响了我。我一生中所写的文字，无论长短大小，都刻意减少和避免那种欧化的句式，力求使文字生动，有中国气派和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好读好懂。我后来也主编过一本《新大众哲学》，希望结合当代实际生活的问题和特点，用人民大众都能懂得的语言表述那些深奥的哲学理论，引起人们特别是青年人对哲学的兴趣，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伟大的认识工具。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来就是人民群众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它的表述形式应与其内容相适应。从这个意义上说，文风问题也是与学风问题密切联系的。

（原载《中国人民大学教学·科研·教工天地》，2000-05-15）

目 录

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与阶级根源 / 1

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 / 23

说“知” / 34

谈谈哲学和科学 / 38

论条件 / 46

谈谈事物的“质” / 68

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 / 76

相对真理包含错误吗? / 82



把哲学变成群众手中的锐利武器 / 102

实践是社会的历史的实践 / 108

理论认识和实践 / 115

多次反复和不断检验 / 120

讲授《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范畴》的几点意见 / 125

谈“比” / 133

到斗争中去！到群众中作实际调查去！

——学习《反对本本主义》和《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 138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体会 / 144

反对烦琐哲学 / 157

浅谈“超” / 160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形成

——读《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 164

论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 / 186

论实践的形式 / 200

论唯物辩证法的“斗争”范畴 / 207

关于编写《辩证唯物主义原理》的指导思想 / 219

关于辩证逻辑问题 / 239

谈谈生产力 / 268

哲学基本问题和辩证唯物主义物质观 / 292

科学推动哲学，科学需要哲学 / 312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的唯物主义 / 316

理论和实际统一的基石

——读《实践论》札记 / 321

关于认识的发展阶段和知性、理性问题 / 335

主客体关系及其现实意义 / 347

改造主观世界，提高认识能力

——学习《邓小平文选》 / 360

-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的几个理论问题 / 368
- 在认识论的研究中必须坚持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 378
- 论真理的具体性 / 391
- 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再认识 / 414
- 哲学理论研究方法的启迪
- 读艾思奇抗战前期一组文章随笔 / 425
- 改革的哲学和哲学的改革 / 433
- 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的唯物主义 / 453
- 为恢复辩证唯物主义应有的权威而奋斗 / 459
- 实践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 / 465
- 实践观点是辩证唯物主义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 / 472
- 关于生产力标准的几个问题 / 487
- 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时代 / 497
- 再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不能动摇 / 511
- 哲学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 522
- 对“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认识 / 539
- 论社会主义的本质和生产力标准 / 547
- 论文化的结构和功能 / 557
-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特点 / 569
- 论实事求是和解放思想 / 581
- 简论实践唯物主义 / 586
- 论解放思想 / 592
-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体系发展和改革 / 600
-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辩证法 / 606
- 论实践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 / 616
- 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
哲学基础 / 624
- 加深对“三个有利于”的理解 统一对深化改革的认识 / 634
- 十五大的一大贡献 / 646
- 实事求是的要旨在于创新 / 648